

KODAK  
LICENSED PRODUCT

M

Y

C

KODAK Gray Scale

改刻 正

世說新語補

五六

土岐文庫  
文庫17  
W210  
3

5

10

15

20

25

30

文庫 17  
W219  
3



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卷之五

宋 劉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宋 劉辰翁 批

明 何良俊 增

王世貞 刪定

王世懋 批釋

李 贄 批點

張文柱 校注

此點世說新語卷之五



010185190523

文學中

○補

李卓老

荀奉倩諸兄並以儒術論議

魏志曰荀粲字奉倩穎川穎陰人父

或尚書令祖緄濟南相曾祖淑朗陵相何劭荀粲別傳曰粲簡貴不能與常人交接所友皆一時俊傑葬夕赴者裁十餘人皆同時知名之士哭之感動路人荀氏家傳曰或五子憚字長倩虎賁中郎將憚弟俱字叔倩御史中丞俱弟詵字曼倩大將軍從事中郎皆知名詵弟顓字景倩顓弟粲晉陽秋曰荀顓博學洽聞嘗難鍾會易無互體見稱於世奉倩獨好言道常以子貢稱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

何晏論語集解曰性者人之所受以生也天道者元亨利新之道深微故不可得而聞然則六籍雖存固聖人之糠粃也兄俱難曰易云

李卓老  
精得四五分了

聖人立象以盡意繫辭焉以盡言則微言胡不

可聞奉倩答曰蓋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舉也

今稱立象以盡意此非通於意外者也繫辭焉

以盡言此非言乎繫表者也斯則象外之意繫

表之言固蘊而不出矣一時能言之士皆莫能

屈

魏朝封晉文王為公備禮九錫文王固讓不受

公卿將校當詣府敦喻司空鄭冲

王隱晉書曰冲字文和榮

陽開封人存核練木清虛寡欲喜論經史草衣緼袍不以為憂累遷司徒太保晉受禪進太傅

此點世說新語卷之五

馳遣信就阮籍求文籍時在袁孝尼家袁氏世

字孝尼陳郡陽夏人父渙魏郎中令準忠信居

正不耻下問惟恐人不勝已也世事多險故恬

退不敢求進著書十萬餘言荀綽充宿醉扶起

州記曰準有雋才太始中位給事中

書札為之無所點定乃寫付使時人以為神筆

顧愷之晉文章記曰阮籍勸進落落有宏致至

轉說徐而攝之也一本注阮籍勸進文略曰籍

聞明公固風讓冲等眷眷實懷愚心以為聖王作

制百代同風褒德賞功其來久矣周公藉已成

之業據既安之勢光宅曲阜奄有龜蒙明公宜奉聖旨受茲介福也

何晏為吏部尚書有位望時談客盈坐文章叙

能清言而當時權勢天下談士多宗尚王弼未

之魏氏春秋曰晏少有異才善談易老

祖王玄此清言始

弱冠往見之晏聞弼名弼別傳曰弼字輔嗣山

餘歲便好莊老通辯能言為傳後生可畏若斯人者可

與言天人之際矣以弼補臺郎弼事功雅非所

長益不留意頗以所長笑人故為時士所嫉又

為入淺而不識物情初與王黎荀融善黎奪其

黃門郎於是恨黎與融亦不終好正始中以公

事免其秋遇癘疾亡時年二十四弼之卒也晉

景帝嗟歎之累日曰天喪予其為高識悼惜如

此因條向者勝理語弼曰此理僕以為極可得

復難不弼便作難一坐人便以為屈於是弼自

為客主數番皆一坐所不及語林曰何平叔以

樂其論甚精鍾士季諸人述之王輔嗣意頗不

同以為為聖人茂於人者神明也同於人者五情

此世說新語卷之五

李云見識是荀  
奉倩一輩人

也。神明茂，故能體冲和以通無。五情同，故不能  
無哀樂以應物。然則聖人之情，應物而無繫於  
物者也。今以其無累，便謂不復應物，失之遠矣。  
世以王理為得，魏氏春秋曰：彌論道約美，不如  
晏自然出拔過之。

○ 傳嘏善言虛勝

魏志曰：嘏字蘭碩，北地泥陽人。傳介子之後也。累遷河南尹。尚

書嘏嘗論才性同異，鍾會集而論之。傳子曰：嘏  
既達治，好正而有清理識要，如論才性，原本精  
微，鮮能及之。司隸鍾會荀粲談尚玄遠，每至共  
年甚少，嘏以明知交會。

語有爭而不相喻，裴冀州釋二家之義，通彼我

之懷，常使兩情皆得，彼此俱暢。

粲別傳曰：粲太和初到京邑，與

傳嘏談，嘏善名理，而粲尚玄遠，宗致雖同，倉卒  
時或格而不相得意。裴徽通彼我之懷，為二家

釋頊之，粲與嘏善，管輅傳曰：裴  
使君有高才逸度，善言玄妙也。

○ 王輔嗣弱冠詣裴徽

永嘉流人名曰：徽字文季，河東聞喜人，太常潛少弟

也。仕至冀州刺史。徽問曰：夫無者，誠萬物之所資，聖人

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已，何邪？

彌別傳曰：彌父為尚書郎。

裴徽為吏部郎，彌曰：聖人體無，無又不可以訓

故言，必及有老莊未免於有，恒訓其所不足。

○ 何晏注老子未畢，見王弼自說注老子旨，何意

多所短，不復得作聲，但應諾諾，遂不復注，因作

道德論。

文章叙錄曰：自儒者論以老子非聖人，絕理棄學，晏說與聖人同著論行於世。

此世說新語卷之五

應登云作祖應之

李云王弼胡說

含恐非本色

此言似為退

王云彌明老莊

劉云看得又別

○○補

管公明與單子春談文采葩流枝葉橫生少引

聖籍多發天然子春與羣士論難鋒起公明人

人答對言皆有餘至日向莫子春語眾人曰此

年少言論正似司馬長卿游獵賦輅別傳曰輅

丘長公明時年十五來至官舍講學郡賢邛邛

太守單子春雅有材度聞公明一翼之雋講與

相見子春大會賓客百餘人皆才辨之士公明

曰府君名士加有雄貴之姿輅既年少膽未堅

剛若欲相難懼失精神請先飲三升清酒然後

言之子春便酌三升清酒獨使飲之飲盡問子

春今欲與卿旗鼓相對者府君四坐之士和子春曰

吾自與卿旗鼓相對者當輅言學問微淺未能上引

李云初會便生色

補

黃初中有甲乙疑論

殷基通語曰司馬懿誅曹

曹爽兄弟凡品庸人以宗子枝屬得蒙顧命而

驕奢僭逸交非其人私樹朋黨謀以亂國懿奮

誅戮一朝殄盡此所以副上民之望也乙以為

懿憾曹休附己不曹爽與相干事勢不專以

此陰成疵瑕初無忠告侃爾之訓一朝屠戮讒

其不意豈大人經國篤本之事乎若爽信有謀

聖人之道陳秦漢之事但欲論金木水火土鬼

神之情耳子春言此至難而卿更以為易邪於

是唱大論之端遂經於陰陽單稱歎不已史記

曰司馬相如字長卿客游梁著子虛之賦武帝

讀而善之相如曰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也請

為天子遊獵賦以子虛虛言也為楚稱烏有先

生者烏有此事也為齊難無是公者無是人也

明天子之義故空藉此三人為辭以推天子諸

侯之苑囿其卒章歸之於節儉

因以風諫奏之天子天子大悅

也

弟。懿父。下。從。後。閉。門。舉。兵。感。而。向。芳。豈。忠。臣。為。
 君。深。謀。之。謂。乎。以。此。推。之。爽。無。大。惡。明。矣。若。懿。
 以。爽。奢。僭。廢。之。可。也。滅。其。尺。山。被。以。不。義。絕。子。
 刑。血。食。及。何。晏。魏。之。親。甥。荀。仲。茂。荀。氏。家。傳。曰。
 亦。與。同。戮。為。僭。濫。不。當。矣。荀。仲。茂。荀。氏。家。傳。曰。
 謙。之。子。為。太。鍾。元。常。魏。志。曰。絲。字。元。常。潁。川。長。
 子。文。學。掾。太。鍾。元。常。魏。志。曰。絲。字。元。常。潁。川。長。
 國。遷。王。景。興。袁。曜。卿。魏。志。曰。袁。渙。字。曜。卿。陳。郡。
 大。傳。王。景。興。袁。曜。卿。魏。志。曰。袁。渙。字。曜。卿。陳。郡。
 地。江。淮。為。袁。術。所。命。呂。布。擊。術。於。阜。陵。渙。往。從。
 之。為。布。所。拘。留。袁。氏。世。紀。曰。布。之。破。也。陳。羣。父。
 子。亦。在。布。軍。見。太。祖。皆。拜。渙。獨。高。揖。太。祖。甚。嚴。
 憚。之。時。太。祖。給。眾。官。車。各。數。乘。使。取。布。軍。中。物。
 眾。人。皆。重。載。渙。取。議。各。不。同。文。帝。謂。元。常。曰。袁。
 書。數。百。卷。而。已。議。各。不。同。文。帝。謂。元。常。曰。袁。
 王。國。上。更。為。唇。齒。荀。閔。勁。悍。往。來。銳。師。真。精。成。

之勅敵左右之深憂

中朝時有懷道之流有詣王夷甫咨疑者值王

昨已語多小極不復相酬答乃謂客曰身今少

惡裴逸民亦近在此君可往問晉諸公贊曰裴

前不相

裴成公作崇有論時人攻難之莫能折惟王夷

甫來如小屈時人即以王理難裴理還復申晉

公贊曰自魏太常夏侯玄步兵校尉阮籍等皆
 著道德論于時侍中樂廣史部郎劉漢亦體道
 而言約尚書令王夷甫講理而才虛散騎常侍
 戴與以學道為業後進庾數之徒皆希慕簡曠

顧疾世俗尚虛無之理故著崇有二論以折之才博喻廣學者不能究後樂廣與顧清閒欲說理而顧辭喻豐博廣自以體虛無笑而不復言惠帝起居注曰顧著二論以規虛誕之弊文詞精富為世名論

○孫子荆除婦服作詩以示王武子王曰未知文

生於情情生於文覽之悽然增伉儷之重孫楚集云

李云孫子荆文生于情王武子情生于文

婦胡毋氏也其詩曰時邁不停日月電流神爽登遐忽已一周禮制有叙告除靈血臨祠感痛中心若抽

○諸葛玄年少不肯學問始與王夷甫談便已超詣王歎曰卿天才卓出若復小加研尋一無所

應登云天字作

愧玄後看莊老更與王語便足相抗衡王隱晉書曰玄

字茂遠瑯琊人魏雍州刺史緒之子有逸才仕至司空主簿

○○衛玠總角時問樂令夢樂云是想衛曰形神所

未字楚衍

不接而夢豈是想邪樂云因也未嘗夢乘車入

應登云暇字作

鼠穴擣齏噉鐵杵皆無想無因故也周禮有六

夢謂無所感動平安而夢也二曰噩夢謂驚懼而夢也三曰思夢謂覺時所思念也四曰寤夢謂覺時道之而夢也五曰喜夢謂喜說而夢也六曰懼夢謂恐懼而夢也按樂所言想者蓋思益正夢也衛思因經日不得遂成病樂聞故命

駕為剖析之衛即小差樂歎曰此兒骨中當必

劉云言其有疑必求剖釋不釋

比世說新語卷之五



以成病

無膏肓之疾

春秋傳曰晉景公有疾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為之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居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刺之不可及藥不至焉公曰良醫也注膏肓也心下為膏

客問樂令旨不至者樂亦不復剖析文句直以

塵尾柄確凡曰至不客曰至樂因又舉塵尾曰

若至者那得去夫藏舟潛往交臂恒謝一息不

其移馳車之輪曾不掩地是以去不去矣庸至乎不至矣庸有去乎然則前至不異後至無去矣矣而去者非假哉既為假矣而至者

實客乃悟服

批點世說補卷之五

七

劉云此時諸道

人不知此已

王云此乃禪機

又云註名理甚

精

庾子嵩讀莊子開卷一尺許便放去曰了不異

人意晉陽秋曰庾敬字子嵩穎川人侍中峻第

未讀此書意嘗謂至理如此今見之正與人意暗同仕至豫州長史

舊云王丞相過江左止道聲無哀樂嵇康聲無

曰夫殊方異俗歌哭不同使錯而用之或聞哭而權或聽歌而戚然衣樂之情均也今用均同之情發萬殊之聲斯養生

非音聲之無常乎養生嵇叔夜養生論曰夫

而香頸處險而瘦齒居晉而黃豈惟蒸之使重無使輕芬之使香勿使延哉誠能蒸以靈芝潤以醴泉無為自得體妙心玄庶與羨言盡意

門比壽王喬爭年何為不可養生哉言盡意

陽

陽

劉云自是讀莊

手法

七帖世說補卷之五

八

陽

得相與為一矣。苟無其二言無不盡矣。

三理而已。然宛轉關生無

所不入。

殷中軍云。康伯未得我牙後慧。浩別傳曰。浩善老易。能清言。康

伯。浩。甥也。甚愛之。

殷中軍見佛經云。理亦應阿堵上。

佛經之行中。國尚矣。莫詳

其始。牟子曰。漢明帝夜夢神人。身有日光。明日博問羣臣。通人傳毅對曰。臣聞天竺有道人。號曰佛。輕舉能飛。身有日光。始將其神也。於是遣羽林將軍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之大小月氏國。寫取佛經四十二部。在蘭臺石室。劉子政列仙傳曰。歷觀百家之中。以相檢驗。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在佛經。故撰得七十。可以多聞博識者。遐觀焉。如此。即漢成哀之

間。已有經矣。與牟子傳記。便為不同。魏略西戎傳曰。天竺城中有臨兒國。浮屠經云。其國王生。浮屠者。身取色黃。髮如青絲。爪如銅。其母夢白象而孕。及生。從右脅出。而有髻。隆地能行七步。天竺又有神人曰沙律。昔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慮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傳浮屠經曰。復。豈者。其人也。漢武故事曰。昆邪王殺休屠王。以其眾來降。得其金人之神。置之甘泉宮。金人皆長丈餘。其祭不用牛羊。惟燒香禮拜。上使依其國俗祀之。此神全類於佛。豈當漢武之時。其經未行於中土。而但神明事之邪。故驗劉向魚豢之說。佛至。自哀成之。世明矣。然則牟傳所言四十二者。其文今存。非妄。蓋明帝遣使廣求異聞。非是時無經也。

初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別傳

李云向秀怒似負嵇公

曰秀字子期河內人少為同郡山濤所知又與  
 譙國嵇康東平呂安友善並有拔俗之韻其進  
 止無不同而造事營生業亦不異常與嵇康偶  
 鍛於洛邑與呂安灌園於山陽不慮家之有無  
 外物不足拂其心弱冠著儒道論棄而不錄好  
 事者或存之或云是其族人所作困於不行乃  
 告秀欲假其名秀笑曰可復爾耳後康被誅秀  
 遂失圖乃應歲舉到京師詣大將軍司馬文王  
 文王問曰聞君有箕山之志何能自屈秀曰常  
 謂彼人不達堯意本非所慕也一坐皆說隨次  
 轉至黃門侍郎於舊注外為解義妙析奇致大暢  
 郎散騎常侍秀與嵇康呂安為友趣舍不同  
 玄風嵇康傲世不羈安放逸邁俗而秀雅好讀  
 書二子頗以此嗤之後秀將注莊子先以告康  
 安康安咸曰此書詎復須注徒棄人作樂事耳  
 及成以示二子康曰爾故復勝不安乃驚曰莊  
 周不灰矣後注周易大義可觀而與漢世諸儒

互有彼此未若隱解之絕倫也秀本傳或言秀  
 遊託數賢蕭屑卒歲都無著述惟好莊子聊應  
 崔譙所注以備遺忘云竹林七賢論云秀為莊  
 義讀之者無不超然若已出塵埃而窺絕冥始  
 不視聽之表有神德玄哲能遺天下外萬物  
 復使動競之人顧觀所徇皆悵然自有振拔之  
 情矣惟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義遂  
 零落然猶有別本郭象者為人薄行有儁才  
 傳曰象字子玄河南人少有才理慕道好學託  
 志老莊時人咸以為王弼之亞辟司空掾太傅  
 主簿見秀義不傳於世遂竊以為已注乃自注秋  
 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眾篇或定點  
 文句而已文士傳曰象作莊子後秀義別本出

故今有向郭二莊其義一也。

○褚季野語孫安國中興書曰孫盛字安國太原中都人博學強識歷著作郎

劉陽令庾亮為荆州以為征西主簿累遷秘書監云北人學問淵綜廣

劉云牖中窺日

博孫答曰南人學問清通簡要支道林聞之曰

聖賢固所忘言自中人以還北人看書如顯處

視月南人學問如牖中窺日支所言但譬成孫

謝安年少時請阮光祿道白馬論孔叢子曰趙

王云謝公猶然况它人乎

白馬非馬者所以命形白者所以命色夫命色者非命形故曰白馬非馬也為論以

示謝于時謝不即解阮語重相咨盡阮乃歎曰非但能言人不可得正索解人亦不得中興書甚

精論難

○補葛稚川目陸平原之文如玄圃積玉無非夜光

晉書曰葛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少好學家貧伐薪以買紙筆夜輒寫書誦習性寡欲無所愛利閉門却掃未嘗交遊於餘杭山見何幼道郭

道守養之法

○樂令善於清言而不長於手筆將讓河南尹請

潘岳為表

晉陽秋曰。岳字安仁。榮陽人。夙以才過也。仕至黃門侍郎。潘云可作耳。要當得君意。樂

為述已。所以為讓。標位二百許語。潘直取錯綜。

便成名筆。時人咸云。若樂不假潘之文。潘不取。

樂之旨。則無以成斯美。

○補

陸士衡入洛。擬作三都賦。聞左太冲作之。思別傳曰。

思字太冲。齊國臨淄人。父雍起於筆札。多所學。及長。博覽名文。遍閱百家。司空張華辟為祭酒。賈謐舉為祕書郎。謐誅歸鄉里。專思著述。齊王問請為記室參軍。不起。時為三都賦。未成也。後數年疾終。其三都賦改定。至終乃上。初作蜀

礪作激

即下脫振載

都賦云。金馬電發於高岡。碧雞振翼而雲披。鬼彈飛丸以礪礪。火井騰光以赫曦。今無鬼彈。故其賦往往不同。思為人無吏幹。而有文才。又頗欲作三都賦。乃請著作郎訪岷邛之事。搆思十稔。門庭藩溷。皆著筆札。遇得一句。即疏之。士

衡撫掌大笑。與弟士龍書曰。此間有一傖父。欲

作三都賦。晉陽秋曰。吳人為傖。須其成以覆酒甕耳。

後左賦出。士衡絕歎伏。以為不能加。遂輟筆焉。  
陸雲別傳曰。雲字士龍。吳大司馬抗之第五子。機同母弟也。儒雅有俊才。容貌瓌偉。口敏能談。博聞彊記。善著述。六歲能賦詩。時人以為項橐。楊烏之儔。十八。刺史周浚命為主簿。累遷太子舍人。清河內史。為成都王所害。

○補 陸士衡入洛次河南偃師近夕結陰投宿民居

見一少年姿神端遠與士衡言玄妙有辭致士

衡心服其能乃提緯古今綜驗各實少年亦不

甚欣解既曉辭去士衡脫駟逆旅嫗曰此東數

十里無村落止有山陽王家墓耳知所遇者輔

嗣也士衡由此妙達玄理鄉道元水經注曰今

多墳隴焉即陸士衡會王輔嗣處也

○補 宋處宗甚有思理嘗買得一長鳴雞籠着窻間

雞遂作人語與宋談極有致宋因此玄功大進

不恐衍

晉陽秋曰宋宗字處宗沛國人官兗州刺史

○ 郭景純詩云林無靜樹川無停流王隱晉書曰郭璞字景純

劉云八字慨然不必有所起不必有所指又云泓擘蕭瑟乃不成語

河東聞喜人父瑗建平太守璞別傳曰璞奇博多通文藻粲麗才學賞豫足參上流其詩賦誄頌並傳於世而訥于言造次詠語常人無異又不持儀檢形質積索縱情慢惰時有醉飽之失友人于令升戒之曰此伐性之斧也璞曰吾所受有分恒恐用之不盡豈酒色之能害王敦取為參軍敦縱兵都輦乃咨以大事璞極言成敗不為回屈敦忌而害之詩璞幽思篇者阮

孚云孚別見泓擘蕭瑟實不可言每讀此文輒覺

神超形越

○ 孫興公云潘文爛若披錦無處不善續文章志曰為文

北帖世說新語卷之五

選言簡章。陸文若排沙簡金。往往見寶。文章傳清綺絕倫。屬文司空張華見其文章。篇篇稱善。猶譏其作文太治。謂曰。人之作文。患於不才。至于為文。乃患太多也。

劉真長與殷淵源談。劉理如小屈。殷曰。惡卿不

欲作將善雲梯仰攻。墨子曰。公輸般為高雲梯。往列衣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楚王。曰。聞大王將攻宋。有之乎。王曰。然。墨子曰。請令公輸般設攻宋之具。臣請試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計。墨子繫帶守之。輸九攻之。而墨子入。遂輟兵。

謝鎮西少時。聞殷浩能清言。故往造之。殷未過

王云此言戲劉。雖善攻不能當。已之墨守。劉云如此。樂語。又似可厭。王云此等政不。

必解法似癡人。前說夢寧是孝。標手段。

有所通。為謝標榜。諸義作數百語。既有佳致。兼

辭條豐蔚。甚足以動心駭聽。謝注神傾意。不覺

流汗。交面。殷徐語左右。取手巾與謝郎拭面。

殷中軍為庾公長史。按庾亮僚屬名。及中興書。浩為亮司馬。非為長史也。

下都王丞相為之集。桓公王長史王藍田。王述別傳。

曰。述字懷祖。太原晉陽人。祖湛。父承。並有高名。述蚤孤。事母孝。謹。篋瓢。陋巷。宴安。承日。由是為有識所知。襲爵藍田侯。謝鎮西並在丞相自起解帳帶塵

尾語。殷曰。身今日當與君共談析理。既共清言。

遂達三更。丞相與殷共相往反。其餘諸賢略無

劉云世說身字。時或可厭。

劉云豈有所不可故爾形容不服善之態當有此

王云此言大粗且仁祖何肯談出桓下

所關既彼我相盡丞相乃歎曰向來語乃竟未

知理源所歸至於辭喻不相負正始之音正當

爾耳明且桓宣武語人曰昨夜聽殷王清言甚

佳仁祖亦不寂寞我亦時復造心顧看兩王掾

王濛王述並輒翳如生母狗馨

宣武集諸名勝講易易乾鑿度曰孔子曰易者

德為道包籥易也者其德也光明四通日月星辰布八卦序四時和也變也者天地不變不能成朝夫婦不變不能成家不易者其位也天在上地在下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立此其不易也故易者天地人之道也鄭玄序易曰易之為名也一言而函三義簡易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

也繫辭曰乾坤易之蘊也易之門戶也又曰乾

確然示人易矣坤噴然示人簡也易則易知簡

則易從此言其簡易法則也又曰其為道也屢

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

可以為典要唯變所適此則言其從時出入移

動也又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

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此則言其張設布

列不易也據此三義而說易之道廣矣大矣曰

說一卦簡文欲聽聞此便還曰義自當有難易

其以一卦為限邪

有北來道人好才理與林公相遇於瓦官寺講

小品于時竺法深孫興公悉共聽此道人語屢

設疑難林公辯答清析辭氣俱爽此道人每輒

劉云孫謂禪家多難問今胡不言



文云波利質多  
天樹其香逆風  
而聞今及之云  
白旃檀非不香  
豈能逆風言深  
非不能難之正  
不必難之也

王云林公意謂  
波利質多天樹  
繞能逆風聞香  
白旃檀雖香非  
天樹比焉能逆  
風以天樹自許  
而以白旃檀比  
深公故深公不

批黑世說補卷之五

摧屈孫問深公上人當是逆風家向來何以都

不言庾法暢人物論曰法深學義淵博名聲蚤著深公笑而不答林

公曰白旃檀非不馥焉能逆風成實論曰波利質多天樹其香

則逆風深公得此義夷然不屑

莊子逍遙篇舊是難處諸名賢所可鑽味而不

能拔理於郭向之外支道林在白馬寺中將馮

太常共語馮氏譜曰馮懷字祖思長樂人歷太常護國將軍因及逍遙

支卓然標新理於二家之表立異義於衆賢之

外皆是諸名賢尋味之所不得後遂用支理刊

肩如劉解不必  
難深公當喜而  
印可也

王云今注從作  
頃義一也

劉云支論如此  
有何高妙而稱  
道甚至  
王云此論亦新  
奇可備一種莊  
註

期郭子玄逍遙義曰夫大鵬之上九萬尺鴉之

起榆枋小大雖差各任其性苟當其分逍遙一

也然物之芸芸同資有待得其所以待然後逍遙

耳唯聖人與物冥而循大變為能無待而常通

豈獨自通而已又從有待者不失其所待不失

則同於大通矣支氏逍遙論曰夫逍遙者明至

人之路也莊生建言大道而寄指鵬鴉以營

生之路曠故失適於體外鷄以在近而笑遠有

矜伐於心內至人乘天正而高興遊無窮於放

浪物物而不物於物則遙然而自得玄感不為

不疾而速則道然靡不適此所以為逍遙也若

夫有欲當其所足於所足快然有似天真猶

於醪醴哉苟非至足豈所以逍遙乎此向郭之

注所未盡

殷中軍嘗至劉尹所清言良久殷理小屈遊辭

此點世說補卷之五

七六

不已。劉亦不復答。殷去後，乃云：田舍兒，強學人作爾馨語。

袁宏始作東征賦，都不道陶公。胡奴誘之狹室

中，臨以白刃。胡奴陶範別見。曰：先公勲業如是，君作東

征賦，云何相忽略？宏窘蹙，無計，便答我大道公

何以云無？因誦曰：精金百鍊，在割能斷；功則治

入職，思靖亂，長沙之勲，為史所讚。續晉陽秋曰：宏為大司馬

記室參軍，後為東征賦，悉稱過江諸名望。時在溫，溫在南州，宏語衆云：我決不及桓宣城。時伏溫，溫甚忿，以宏一時文宗，又聞此賦，有聲不

劉云未造理所

令人顯問之。後遊青山，飲酌既歸，公命宏同載。衆為危懼，行數里，問宏曰：聞君作東征賦，多稱先賢，何故不及家君？宏答曰：尊公稱謂自非下官，所敢專故，未呈啓，不敢顯之耳。溫乃云：君欲為何辭？宏即答云：風鑒散朗，或摻或引，身雖可亡，道不可隕，則宣城之節，信為允也。溫滋然而止。二說不同，故詳載焉。

○補 王右軍少重患，一二年輒發動，後答許椽詩，忽

復惡，中得二十字云：取歡仁智樂，寄暢山水陰。

清泠澗下瀨，歷落松竹林。既醒左右誦之，誦竟

右軍歎曰：癩何預盛德事邪？說文曰：癩，狂也。正韻曰：病也。

殷中軍雖思慮通長，然於才性偏精，忽言及四

本便苦湯池鐵城無可攻之勢神農書曰夫有石城七仞湯池

百步帶甲百萬而無粟者不能自固也

支道林許椽諸人共在會稽王齋頭支為法

師許為都講高逸沙門傳曰道林時講維摩詰經支通一義四坐

莫不厭心許送一難眾人莫不拊舞但共嗟詠

二家之美不辯其理之所在

汰法師云六通三明同歸正異名耳安法師傳曰法汰

者體器弘簡道情冥到法師友而善焉一說法汰即安公弟子也經云六通者三乘之功德也

一曰天眼通見遠方之色二曰天耳通聞障外之聲三曰身通飛行隱顯四曰它心通水鏡萬

劉云理誠有定各以辭勝偏曲未有不通也

慮立曰宿命通神知已往六曰漏盡通慧解累世三明者解脫在心朗照三世者也然則天眼天耳身通它心漏盡此五者皆見在心之明也宿命則過去心之明也因天眼發未來之智則未來心之明也同歸異名義在斯矣

左太冲作三都賦初成時人互有譏訾思意不

愜後示張公張曰此二京可三晉書曰司空張華見太冲三都

賦曰班張之流也使讀之者盡而有餘久而更新然君文未重於世宜

以經高名之士思乃詢求於皇甫謐謐見之嗟

歎遂為作叙於是先相非貳者莫不歛衽讚述

焉思別傳曰思造張載問岷蜀事交接亦疎皇甫謐西州高士摯仲治宿儒知名非思倫匹

此點世說補卷之五

王云思三賦不致安非此序幾不傳時人薄思故肆譏彈亦士安一序何足重思而時人傳乃尔孝標於是為無識矣

才異十言不先之五

劉淵林衛伯興並蚤終皆不為思賦序注也凡諸注解皆思自為欲重其文故假時人名姓也

○太叔廣甚辯給而擊仲治長於翰墨俱為列卿

每至公坐廣談仲治不能對退著筆難廣廣又

不能答王隱晉書曰太叔廣字季思東平人拜洛慮宰乃自殺擊虞字仲治京兆長安人祖茂

秀才父模太僕卿虞少好學師事皇甫謐善校練文義多所著述歷祕書監太常卿從惠帝至

長安遂流離鄠杜間性好博古而文籍蕩盡永嘉五年洛中大饑遂餓而死虞與廣名位略同

廣長口才虞長筆才但少政事眾坐廣談虞不能對虞退筆難廣廣不能答於是互相嗤笑

紛然於世廣無可記虞多所錄於斯為勝也

桓宣武命袁彥伯作北征賦續晉陽秋曰宏從溫征鮮卑故作北

劉云黃晉宗

桓溫

劉云談文有法補句自佳

征賦宏文既成公與時賢共看咸嗟歎之時王

珣在坐云恨少一句得寫字足韻當佳袁即於

坐攬筆益云感不絕於余心泝流風而獨寫公

謂王曰當今不得不以此事推袁宏集載其賦云聞所聞於

相傳云獲麟於此野誕靈物以瑞德奚授體於

虞者悲尼父之勵泣似實慟而非假豈一物之

足傷實致傷於天下感不絕於余心迺流風而

獨寫晉陽秋曰宏嘗與王珣伏滔同待溫坐溫

令滔讀其賦至致傷於天下於此改韻王云此韻

所詠既深千載今於天下之後便移韻於寫送

之致如為未盡滔乃云得益寫一句或當小勝

桓公語宏卿試思益之宏應聲而益王伏稱善

○ ○ 支道林造即色論支道林集妙觀章云夫色之

七古士悅浦卷之五

十九

支曰默而識之乎

色而空。故曰色即論成。示王中郎。中郎都無言。為空。色復異空。

支曰。默而識之乎。王曰。既無文殊。誰能見賞。維摩詰經曰。文殊師利問維摩詰。詰默然無言。文殊師利歎曰。是真入不二法門也。

三乘佛家滯義。支道林分判。使三乘炳然。諸人在下。坐聽。皆云可通。支下坐。自共說。正當得兩入三。便亂。今義弟子。雖傳猶不盡得。

法華經曰。四諦而得道也。緣覺者。悟因緣而得道也。菩薩者。大度而得道也。然則羅漢得道。全由佛教。故以聲聞為名也。辟支佛得道。或聞因緣而解。

或聽環佩而得悟。神能獨達。故以緣覺為名也。菩薩者。大度而得道也。然則羅漢得道。全由佛教。故以聲聞為名也。辟支佛得道。或聞因緣而解。

許掾年少時。人以比王荀子。荀子。王脩小字也。文字志曰。脩字敬

仁。太原晉陽人。父蒙。司徒左長史。脩起家著作佐郎。瑯琊王文學。轉中軍司馬。未拜而卒。時年二十四。昔王弼之沒。與脩同年。故脩弟。許大不

平。時諸人士及支法師。並在會稽西寺。講王亦在焉。許意甚忿。便往西寺。與王論理。共決優劣。

苦相折挫。王遂大屈。許復執王理。王執許理。更相覆疏。王復屈。許謂支法師曰。弟子何語何似。

此點世說補卷之五

支云詳林公意。豈以聲聞緣覺。總之為一乘理。又云意謂大乘。與最上乘總是。一乘故云正當。得而注似未喻。

支從容曰君語佳則佳矣何至相苦邪豈是求理中之談哉

庾子嵩作意賦成晉陽秋曰數永嘉中為石勒所害先是散見王室多難知

終嬰其禍乃作意賦以寄懷從子文康亮也見問曰若有意邪

非賦之所盡若無意邪復何所賦答曰正在有意無意之間

○ ○ 林道人詣謝公東陽時始總角新病起體未堪

勞與林公講論遂至相苦中興書曰謝明博涉有逸才善言玄理

母王夫人在壁後聽之再遣信令還而太傅留

王云此從莊子得來

王云此亦冥賢媛

之王夫人因自出云新婦少遭家難一生所寄

惟在此兒因流涕抱兒以歸謝公語同坐曰家

慘辭情恍惚致可傳述恨不使朝士見謝氏謹曰朗父

據娶太原王韜女名綏

謝車騎在安西艱中安西謝奕也林道人往就語將

夕乃退有人道上見者問云公何處來答云今日與謝孝劇談一出來玄別傳曰玄能清言善名理

支道林初從東出住東安寺中高逸沙門傳曰遁居會稽晉京

帝飲其風味遣中使至東迎之遁遂辭丘壑高步大邑王長史宿構精理

此帖世說補卷之五

列云此何足載

劉云豈無此等  
靈機清流

并撰其才藻往與支語不大當對王叙致作數  
百語自謂是名理奇藻支徐徐謂曰身與君別  
多年君義言了不長進王大慚而退

佛經以為祛練神明則聖人可致釋氏經曰一切眾生皆有

佛性但能脩智慧斷煩惱萬行具足便成佛也簡文云不知便可登峰

造極不然陶練之功尚不可訕

殷中軍問自然無心於真受何以正善人少惡

人多諸人莫有言者劉尹答曰譬如瀉水著地

正自縱橫流漫略無正方圓者一時絕歎以為

李云劉語極妙

名通莊子曰天籟者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  
郭子玄注曰無既無矣則不能生有有之  
未生又不能為生然則生者誰哉塊然而自  
生耳非我生也我不生物物不生我則自然而  
已然謂之天然天然非為也故  
以天言之所以明其自然故也

殷謝諸人共集謝因問殷眼往屬萬形萬

形來入眼不成實論曰眼識不待到而知虛塵

色間則無空明如眼觸鏡則不能見彼當知眼

識不到而知依如此說則眼不往形不入遙屬

而見也對有問殷無答疑闕文

人有問殷中軍何以將得位而夢棺器將得財

而夢矢穢殷曰官本是臭腐所以將得而夢棺

王云楞嚴經中  
具明問答但以此  
鏡答自明殊勝  
此論

王云名言口言

屎財本是糞土所以將得而夢穢汗時人以為名通。

殷中軍被廢東陽始看佛經初視維摩詰僧肇注維摩經曰維摩詰者秦言淨名蓋法

身之大士見居此上以弘道也疑般若波羅

蜜太多後見小品恨此語少波羅蜜此言到彼岸也經云到者有

六焉一曰檀檀者施也二曰毗黎毗黎者精進也三曰羼提羼提者忍辱也四曰尸羅尸羅者持戒也五曰禪禪者定也六曰般若般若者智

慧也然則五者為舟般若為導導則俱絕有相之流升無相之彼岸也故曰波羅密也淵源未暢其致少而疑其多已而究其宗多而患其少也

支道林殷淵源俱在相王許簡文相王謂二人可試一交言而才性殆是淵源峭由之固峭謂

之地由由谷閉也並秦之險塞王者之居左思蜀都賦曰峭由帝王之宅君其慎焉

支初作改轍遠之數四交不覺入其玄中相王撫肩笑曰此自是其勝場安可爭鋒

僧意在瓦官寺中未詳僧意氏族所出王荀子來與共語便使其唱理意謂王曰聖人有情不王曰無重

問曰聖人如柱邪王曰如籌筭雖無情運之者有情僧意云誰運聖人邪荀子不得答而去諸本

更必安

劉云作如此語

二人疑道人

支道林殷淵源俱在相王許

可試一交言而才性殆是淵源峭由之固

之地由由谷閉也並秦之險塞王者之居左思蜀都賦曰峭由帝王之宅君其慎焉

支初作改轍遠之數四交不覺入其玄中相王撫肩笑曰此自是其勝場安可爭鋒

僧意在瓦官寺中未詳僧意氏族所出王荀子來與共語便使其唱理意謂王曰聖人有情不王曰無重

問曰聖人如柱邪王曰如籌筭雖無情運之者有情僧意云誰運聖人邪荀子不得答而去諸本



世說新語卷之五

王云此處非臨川則非孝標矣

無僧意最後一句意疑其闕慶校眾本皆然唯  
一書有之故取以成其義然王脩善言理如此  
論特不近人情猶  
疑斯文為謬也

殷仲堪精覈玄論人謂莫不研究殷乃歎曰使

我解四本談不翅爾周祇隆安記曰仲堪好學而有理思也

殷荊州曾問遠公易以何為體答曰易以感為

體殷曰銅山西崩靈鐘東應便是易邪東方朔別傳曰

武皇帝時未央官前殿鐘無故自鳴三日三夜不止詔問太史待詔王朔朔言恐有兵氣更問

東方朔朔曰臣聞銅者山之子山者銅之母以陰陽氣類言之子母相感山恐有崩弛者故鐘

先鳴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精之至也其應在後五日內居三日南郡太守上書言山崩延

劉云不合最是  
王云按易理精  
微廣大謂此非  
易不可說此言  
易又不可遠公  
所以笑而不答

袁二十餘里樊英別傳曰漢順帝時殿下鐘鳴

問英對曰蜀岷山崩山於銅為母母崩子鳴非

聖朝災後蜀果上山崩日月相應二說微異故並載之

遠公笑而不答

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卷之五

世說新語補卷之五

二十四

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卷之六

宋 劉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宋 劉辰翁 批

明 何良俊 增

王世貞 刪定

王世懋 批釋

李 贄 批點

張文柱 校注

文學下

殷仲堪云三日不讀道德經便覺舌本間強晉安

王云強作去聲  
如今俗語

帝紀曰仲堪有  
思理能清言

桓南郡與殷荊州共談每相攻難年餘後但一

兩番桓自歎才思轉退殷云此乃是君轉解周

劉云兩語得及  
覆之妙

隆安記曰玄善言理棄郡還國常  
與殷荊州仲堪終日談論不輟

江左殷太常父子竝能言理亦有辯訥之異揚

王云不知所談  
云何後乃相攻

州口談至劇太常輒云汝更思吾論中興書曰  
殷融字洪

劉云浩長於談  
融長於筆也

遠陳郡人桓彝有人倫鑒見融甚歎美之著家  
不盡意大賢須易論理義精微談者稱焉兄子

浩亦能清言每與浩談有時而屈退而著論融  
更居長爲司徒左西屬飲酒善舞終日嘯詠未  
嘗以世務自嬰累遷  
吏部尚書太常卿卒

習鑿齒史才不常宣武甚器之未三十便用爲

荊州治中鑿齒謝牋亦云不遇明公荊州老從

事耳後至都見簡文返命宣武問見相王何如

答云一生不曾見此人從此忤旨出爲衡陽郡

性理遂錯於病中猶作漢晉春秋品評卓逸續

又云與姦雄語  
正自難然亦何  
至狂癡

陽秋曰鑿齒少而博學才情秀逸溫甚奇之自  
州從事歲中三轉至治中後以忤旨左遷戶曹

參軍衡陽太守在郡著漢晉春秋斥溫覬覦之  
心也鑿齒集載其論略曰靜漢末累世之交爭

七占

康九域之蒙晦天定千載之盛功者皆司馬氏也若以魏有代王之德則不足有靜亂之功則孫劉鼎立共工秦政猶不見叙於帝王况暫制數州之衆哉且漢有係周之業則晉無所承魏之迹矣春秋之時吳楚稱王若推有德彼必自係於周不推吳楚也况長轡廟堂吳蜀兩定天下之功也

孫興公云三都二京五經鼓吹言此五賦是經典之羽翼

謝太傅問主簿陸退陸氏譜曰退字黎民吳郡人高祖凱吳丞相祖仰吏張憑何以作母誄而不作父

誄宋明帝文章志曰憑字長宗吳郡人有意氣選舉孝廉試策高第為劉惔所舉補退答曰故

太常博士累遷吏部郎御史中丞

王云鼓吹二字深妙正不得以羽翼解

當是丈夫之德表於事行婦人之美非誄不顯

陸氏譜曰退憑婿也

庾闡始作揚都賦道温庾云温挺義之標庾作

民之望方響則金聲比德則玉亮庾公聞賦成

求看兼贈賦之闡更改望為雋以亮為潤云中

書曰闡字仲初潁川人太尉亮之族也少孤九歲便能屬文遷散騎侍郎領大著作為揚都賦

桓玄嘗登江陵城南樓云我今欲為王孝伯作

誄因吟嘯良久隨而下筆一坐之間誄以之成

劉云誄文亦粗遺而已

劉云疑温嶠庾亮俱曾為揚州又云欲辭庾公名故并更旁龍也又云作伎之備

又云王恭為司馬道子所嘗植玄復殺道子王云此等亦須注邪

注邪

應登云謂答賈雪之版

李六此人亦為備中

晉安帝紀曰玄文翰之美高於一世玄集載其誄叙曰隆安二年九月十七日將軍青兗二州刺史太原王孝伯薨川岳降神哲人是育既爽其靈不貽其福天道茫昧孰測倚伏犬馬反噬豺狼翹陸嶺摧高梧林殘故竹人之云亡邦國喪牧于以誄之爰旌芳郁文多不盡載

桓玄初并西夏領荆江二州二府一國玄別傳曰玄既

克殷仲堪殺楊佺期遣使諷朝廷朝廷于時始以玄都督八州領江州荊州二刺史

雪五處俱賀五版竝入玄在廳事上版至即答版後皆粲然成章不相採襍

袁虎少貧虎袁宏小字也嘗為人傭載運租謝鎮西經

船行其夜清風朗月聞江渚間估客船上有詠

詩聲甚有情致所誦五言又其所未嘗聞歎美不能已即遣委曲訊問乃是袁自詠其所作詠史詩因此相要大相賞得續晉陽秋曰虎少有逸才文章絕麗曾為

詠史詩是其風情所寄少孤而貧以運租為業鎮西謝尚時鎮牛渚乘秋佳風月率爾與左右

微服汎江會虎在運租船中諷詠聲既清亮辭又藻拔非尚所曾聞遂住聽之乃遣問訊答曰是袁臨汝郎誦詩即其詠史之作也尚佳其率有勝致即遣要迎談話申旦自此名譽日茂

或問顧長康君筆賦何如嵇康琴賦顧曰不賞者作後出相遺深識者亦以高奇見貴中興書曰愷之

博學有才氣為人遲鈍而自矜尚為時所笑宋明帝文章志曰桓溫云顧長康體中癡黠各半

此帖世說補卷之六

合而論之。正平平耳。世云有三絕。畫絕。才絕。癡絕。續晉陽秋曰。愷之矜伐過實。諸年少因相稱譽。以為戲弄。為散騎常侍。與謝瞻連省。夜於月下長詠。自云得先賢風制。瞻每遙贊之。愷之得此。彌自力。忘倦。瞻將眠。語。趙脚人。令代。愷之不覺有異。遂幾申旦而後止。

○羊孚作雪贊羊氏譜曰。孚字子道。泰山人。祖楷尚書郎。父綏。中書郎。孚歷太學博士。州別駕。太尉參軍。年四十六卒。云資清以化。乘氣以霏。遇象

能鮮。即潔成輝。桓胤遂以書扇中興書曰。胤字茂遠。譙國人。祖

冲。太尉。父嗣。江州刺史。胤少有清操。以恬退見稱。仕至中書令。玄敗。徙安成郡。後見誅。

王敬仁年十三。作賢人論。長史送示真長。真長

答云。見敬仁所作論。便足參微言。脩集載其論曰。或問易。

劉云未造理所

王云此等論在  
今世未免撫掌  
當時所謂名理  
乃尔文章一大  
厄也  
劉云未造理所

賢人黃裳元吉。苟未能闇與理會。何得不求通求通。則有損。有損。則元吉之稱。將虛設乎。答曰。賢人誠未能闇與理會。當居然人從。比之理盡。猶一豪之領一梁。一豪之領一梁。雖於理有損。不足以撓梁。賢有情之至寡。豪有形之至小。豪不至撓梁。於賢人何有損之者哉。

孫興公作天台賦。成以示范榮期。中興書曰。范

聲。范曰。恐子之金石。非宮商中聲。然每至佳句。赤城霞起。而建標瀑布。飛

桓公見謝安石作簡文。謚議看竟。擲與坐上諸

客曰。此是安石碎金。劉謙之晉紀載安議曰。謹按謚法。一德不懈曰簡。道

劉云此語無識  
外文學亦然

德博聞曰文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觀乎人文化成天下議之景行猶有髣髴宜尊號曰太宗謚曰簡

支道林許謝盛德共集王家許詢謝安王濛謝顧謂諸

人今日可謂彥會時既不可留此集固亦難常

當共言詠以寫其懷許便問主人有莊子不正

得漁父一篇莊子曰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

未半有漁者下船而來鬚眉交白被髮榆袂行

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

終而招子貢子路語曰彼何為者也曰孔氏曰

倫孔氏何治子貢曰服忠信行仁義飾禮樂選人

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孔子聞而求問之遂

劉云漁父偽書何足千萬

言八疵四患謝看題便各使四坐通支道林先

通作七百許語叙致精麗才藻奇拔眾咸稱善

於是四坐各言懷畢謝問曰卿等盡不皆曰今

日之言少不自竭謝後麤難因自叙其意作萬

餘語亦峯秀逸文字志曰安神情秀悟善談玄理既自難干加

意氣擬託蕭然自得四坐莫不厭心支謂謝曰

君一往奔詣故復自佳耳

裴郎作語林始出大為遠近所傳時流年少無

不傳寫各有一通載王東亭作經王公酒壚下

王公嘗作墓

賦甚有才情裴氏家傳曰裴榮字榮期河東人

好論古今人物撰語林數卷號曰裴子擅道

謝萬作八賢論與孫興公往反小有利鈍中興

萬善屬文能談論萬集載其叙四隱四顯為八

賢之論謂漁父屈原季主賈誼楚老龔勝孫登

嵇康也其旨以處者為優出者為劣孫綽難之

謝後出以示顧君齊顧氏譜曰刻字君齊吳郡

夷辟州主顧曰我亦作知卿當無所名

孫興公道曹輔佐才如白地明光錦中興書曰

佐譙國人魏大司馬休曾孫也好文籍裁為良

能屬詞累遷太學博士尚書郎光祿勳

版綉論語曰孔子式負版者鄭氏注曰非無文

采酷無裁製版謂邦國籍也負之者賤隸人也

桓宣武北征溫別傳曰溫以太和袁虎時從被

責免官會須露布文喚袁倚馬前令作手不輟

筆俄得七紙殊可觀東亭在側極嘆其才袁虎

云當令齒舌間得利

殷仲文天才宏瞻續晉陽秋曰仲文雅而讀書

不甚廣傅亮嘆曰亮別若使殷仲文讀書半袁

豹丘淵之文章叙曰豹字士蔚陳郡人祖耽歷

陽太守父質瑯琊內史豹隆安中著作佐郎

此帖上說補卷之六

五云此語難解  
似謂我亦算作  
相知者然不能  
為解名也

劉云謂文須利  
也

王云此語最深  
難解言表有此  
才而官不利徒  
得東亭嘆賞齒  
舌間得利而已  
何益事  
又云自古文人  
同恨

王云按傅字訛  
為博以就上文



今改正為傳

才黑 七言或補卷之六

七

累遷太尉長史丹。才不減班固。續漢書二。固字孟堅。右扶風人。

○補

宋文帝嘗問慧觀

釋惠皎高僧傳曰。慧觀。清河人。姓崔。十歲便以博見馳名。

弱年出家。遊方廬山。諮稟頓悟之義。誰復習之。

佛教脩入。有頓悟漸脩二宗。

答云有生公

高僧傳曰。竺道生。高僧傳曰。竺道生。高僧傳曰。竺道生。

神。值竺法汰。遂改俗歸依。雋思奇拔。弟子道猷。

高僧傳曰。道猷初為生公弟子。師亡後。見新出。

遺訓。即敕臨川郡。發遣到京。既至。延入宮內。大

集義僧。命猷伸述。頓悟時競辯之徒。關責互起。

問一作問

猷既積思參玄。又宗源有本。乘機挫銳。往必摧

鋒。帝撫几稱快。

高僧傳曰。道生既潛思日久。徹悟言外。廼喟然嘆曰。夫象以盡

意。得意則象忘。言以詮理。入理則言息。自經典東流。譯人重阻。多守滯文。鮮見玄義。若忘筌取魚。始可以言道矣。於是校閱真俗。研思因語。果廼言善不受報。頓悟成佛。又著二諦論。因語

諸人曰。生公孤情絕照。猷公直轡獨上。可謂克

明師匠。無忝徽音。

補

何子季與周彥倫

周顒

同時

二人精信佛法

南史

曰。何胤。字子季。廬江瀟人。祖尚之。中書令。父鑠。宋宜都太守。胤八歲居憂。毀若成人。及長。輕薄不羈。晚乃折節好學。師事劉瓛。受易及禮記。毛詩。入鍾山。定林寺。聽內典。其業皆通。而縱情誕

七占十說補卷之六

節時人未之知也。唯獻與周顒深器異之。仕齊為建安太守。永元中徵太子詹事。梁徵領軍司馬。並。

不就。子季別立精廬都無妻妾。文惠太子齊書曰文惠太子長懋字雲喬小嘗問彥倫卿精進何如。

何胤彥倫答曰三塗八難按淨名疏界內八難塗也。旨聾啞。世智辨聰。佛前佛後。北俱盧洲。人道也。無想天。或指長壽天。天上也。為凡夫住。事八難界外八難。曰有餘中三十心。為三惡道住。無我法。名為北洲。地前法愛。如長壽天。未以有初地十種六根。名諸根不具。地前智淺。如世智辨聰。不窮中理。如佛前佛後。為二乘住。理八難。

其所未免。然各有其累。太子問所累云何。曰周

妻何肉南史曰胤後於味。食必方丈。後稍欲去其甚者。猶食曰魚鯽。脯糖蟹。嘗食。

使門人議之。學生鍾岷曰。鮒之就脯。驟於屈伸。蟹之將糖。踈稜彌甚。仁人用意深懷。如但至於車螯蚶蠟。眉目內闕。漸混沌之奇。猶殼外緘。非金人之慎。不悴不榮。曾草木之不若。無馨無臭。與瓦礫其何算。故宜長克庖廚。永為口實。竟陵王見岷議大怒。汝南周顒與胤書勸令食菜。曰。

命之於彼。極切滋味之在我。可賒若云三世理。誣則幸矣。良快。如使此道果然而受。形未息。一往一來。生歿常事。則傷心之慘。行亦自及。丈人於血氣之類。雖不身踐。至於晨晝夜鯉。不能不取備屠門。財貝之經。盜手猶為廉士所棄。生性之一。啓鑿刀。寧復慈心。所忍。騶虞雖饑。非自歿之草。不食。聞其風者。豈不使人多愧。丈人得此有素。聊復片言。發起耳。胤末年遂絕血味。

補何尚之為丹陽尹宋書曰何尚之字彥德廬江人。曾祖準。高尚不仕。祖愨。

北史世說新語卷之六

南康太守。父叔度。恭謹有行業。尚之雅好文義。從容賞會。甚為宋太祖所知。官至侍中尚書令。更置玄學於南郭外。一時名士慕道來遊。王倩

玉。宋書曰。王球。字倩玉。瑯琊臨沂人。父謚司徒。球素簡貴。不交遊。江夏王義恭嘗謂何尚之曰。當今乏才。羣下宜加戮力。而王球放恣。恐宜以法糾之。尚之曰。球有素尚。未可以文案索也。官至太子詹事。嘗稱之曰。尚之西河之風不墜。大夫尚書僕射。

西河。子夏所居。

○補

張參軍少有思理。南史曰。張譏。字直言。清河武城人。祖僧寶。梁太子洗馬。父仲悅。梁尚書祠部郎。譏幼聰俊。有思理。十四通孝經論語。篤好玄言。官始興王。記室參軍。為國子助教。時周弘正在國學發周易題。弘正弟

四弟弘直亦在講席。參軍與弘正論義。弘正理小屈。弘直危坐厲聲。助其申理。參軍正色曰。今日義集。辯正名理。雖知兄弟急難。四公不得有助。弘正語人曰。吾每登坐。見張譏在席。使人慄

○補

邢子才有書甚多。不甚讐校。李百藥齊書曰。邢

人。魏太常貞之後。十歲能屬文。雅有才思。聰明強記。日誦萬言。少在洛陽。與時名勝。專以山水遊宴為娛。嘗因霖雨。讀漢書五日。略能遍記。後飲。諱既倦。廣尋經史。五行俱下。一覽便無遺忘。

文章典麗。既贍且速。年未三十。名動衣冠。官至國子祭酒。嘗謂誤書思之。更是一適。齊書曰。劭妻弟李節。亦才學之士。謂劭便不勞。讀書。何由便得。劭答曰。若思不能得。

○補

顏延之嘗問鮑明遠

沈約宋書曰。鮑昭字明遠。文辭贍逸。世祖時為中書

舍人。上好為文章。自謂物莫能及。昭悟其旨。為文多鄙言累句。當時咸謂昭才盡實不然也。臨海王子瑱為荊州。昭為前軍。掌書記。子瑱敗。為亂兵所殺。已詩與謝康樂優

劣。鮑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

鋪錦列繡。亦雕績滿眼。

詩品曰。湯惠休曰。謝詩如芙蓉出水。顏如錯彩

鏤金。顏終身病之。

○補

謝超宗好學有文辭

南史曰。超宗。謝鳳子。靈運末。得還。歷官至義興太守。後以事賜盡。

為新安王子鸞常侍

宋書。平。孝敬。王子鸞。孝武第八子也。改封新安王。

時王母殷淑妃卒。宋書。淑妃卒。上痛愛不已。擬漢武李夫人賦。超宗作誄奏之。上大嗟賞曰。

超宗殊有鳳毛。

○補

齊世祖問王僕射當今誰能為五言詩

南齊書。曰。儉字。

仲寶。琅邪臨沂人。祖曇首。父僧綽。儉生而僧綽遇害。數歲襲爵。拜受茅土。流涕嗚咽。幼有神彩。專心篤學。手不釋卷。高帝為太尉。引為長史。遷尚書僕射。王答曰。謝朓得父膏腴。南史曰。謝朓字敬冲。謝莊子。幼聰慧。十歲能屬文。莊遊土山。使朓命篇。攬筆便就。莊

撫其背曰。真吾家子。金仕。江淹有意。劉璠梁典。至中書監。司徒衛將軍。

文通。濟陽人。六歲能屬詩。及長。愛奇尚異。宋桂陽王舉秀才。齊興為豫章王記室。天監中。為金

紫光祿大夫。鍾磔詩品曰。文通詩體總禱。善於摹擬。筋力於王微。成就於謝朓。初淹罷宣城郡

遂宿冶亭。夢一美丈夫。自稱郭璞。謂淹曰。吾有筆。在卿處多年矣。可以見還。淹探懷中。得五色

筆。以授之。爾後為詩。不復成語。故世傳江淹才盡。

何參軍。南史曰。何思澄。字元靜。東海郟人。父敬叔。齊長城令。思澄少勤學。工文。為遊廬

山詩。沈約太相稱賞。自以為與族弟水部。梁書弗逮。仕至湘東王錄事參軍。與族弟水部。何遜。字仲言。東海郟人。曾祖承天。宋御史中丞。遜

八歲能賦詩。文章與劉孝綽並重於世。世謂何劉。官至尚書水部郎。散騎。南史曰。何子朗。字世明。早有才。思。周捨每與談。服其精理。卒於

國山。俱擅文名。時人為之語曰。東海三何。子朗最多。參軍曰。外言殊不爾。故當推遜。

張思光作海賦。文辭詭激。融賦奇句曰。窮區沒日月。似驚浪動。則星河如覆。却瞻無後。何望無前。長。柔高眺。唯水與天。惜全篇脫落。不可讀。

以示鎮軍將軍徐凱之。徐曰。此賦寔超玄虛。王七志曰。木華。字玄虛。廣川人。傳亮文章。志曰。玄虛為海賦。文章雋麗。足繼前良。但恨不

道。鹽耳。思光即求筆益之。曰。漉沙搆白。熬波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暑路。

薛道衡聘陳。作人日詩。云。入春纔七日。離家已

李去詩至六朝  
非但無作者亦  
之識者

二年南人嗤之曰是底言誰謂此虜解作詩及  
云人歸落鴈後思發在花前乃喜曰名下固無  
虛士。

○補釋慧淨嘗與道士蔡晃談義晃屢被摧折僧道

燈錄曰慧淨俗姓房氏常山真定人隋國子博  
士徽遠族子生知天挺雅懷篇什風格標峻器  
宇中邈弱歲便曉文頌十四出家志業弘  
遠日頌八千餘言總持辭義罕有其比國子

祭酒孔穎達衡水人八歲就學日誦千餘言及

長明左氏傳鄭氏尚書王氏易毛詩禮記兼善  
筆曆解屬文同郡劉焯名重海內穎達造門請  
質疑滯多出意表焯改容敬之大業初舉  
明經太宗引為文學館學士拜國子祭酒心存

道黨謂慧淨曰佛家無淨語錄曰佛說我得無

法師何以屢構斯難慧淨答曰佛破外道外

道不通見等以邪智惑人令疑反謂佛曰汝

常自言平等今既以難破我即是不平何謂平

等金剛經曰是法平等無有高下佛為通曰以

我不平破汝不平汝若得平即我平矣顧今亦

爾以淨之諍破彼之諍彼得無淨即淨無淨也

○補齊澣善知今事唐詩紀事曰齊澣字洗心定州

休許景先孫遜典詔誥為代言最杜暹當國表  
宋璟為吏部尚書澣及蘇晉為侍郎世謂臺選

當稱陳希烈苗裔高仲舒善知古事劉昫唐書  
卿之才後皆大顯高仲舒善知古事曰高獻字  
仲舒雍州萬年人博通經史尤明三禮及詁訓  
之書神龍中為相王府文學王甚重之開元中  
授中書舍人宋璟蘇姚崇每諮此兩人嘗曰欲  
頰每詢訪故事焉

知古事問仲舒欲知今事問齊澣崇別

○補

元微之劉昫唐書曰元稹字微之河南人魏昭  
屬文十五兩經擢第二十一入應制舉才識兼茂  
明於體用科稹為第一除右拾遺長慶二年拜  
平章事唐詩紀事曰穆宗時嬪御與劉夢得  
多誦稹歌詞宮中號為元木子與劉夢得  
稱禹錫精於古文善五言詩近體文章復多才  
麗為監察御史以附麗王叔文連  
加貶逐終太子賓客分司東都紀事

曰韋楚老長慶在白傳第唐書曰白居易字樂

進士終于拾遺尚書建之仍孫祖錫父季庚世敦儒業居易聰  
慧絕人貞元十四年高郢擢見甲科授校書郎  
元和中為集賢校理文辭富豔尤精詩筆所著  
歌詩意存諷諭箴時之病補政之闕士君子宗  
之往往流聞禁中章武納諫思各賦金陵懷古  
理渴聞謹言召入翰林為學士

詩劉先成白覽之曰四人探驪龍子先獲珠所

餘鱗爪何用邪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

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泉驪龍  
領下若能得珠者遭其睡也如使驪龍寤子尚  
奚微之於是罷唱劉詩曰王濬樓船下益州金  
陵王氣黯然收千尋鐵鎖沉

有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頭人世幾回傷往事山形  
依舊枕清流而今四海為家日故壘蕭蕭蘆荻

秋。

○補

范蜀公素不飲酒。又詆佛教。宋史曰：范鎮字景

奎守蜀還朝。曰：得一偉人。當以文學名世。其學

本六經。不道佛老。申韓之說。歷官端明殿學士。

提舉太乙。在許下。與韓持國。五朝名臣言行錄。

官兼侍讀。以蔭補。兄弟。宋史論曰：億有子。位

獻公億之子。侍郎。公府而行。各有適。絲

適於同。維適於。往還諸韓皆崇此二事。李薦師

正。續適於嚴。日東坡云：日者王寧王寔見訪寔。持國少傳之

壻也。因問持國安否。皆曰：持國嘗語人：吾已癯

老。且將聲樂酒色以娛年。東坡曰：頃有一老人

未曾參禪。而雅合禪理。一日會親友曰：老人且

去。因攝衣正坐。將奄奄焉。諸子呼號願留一言

為教。老人曰：惟五更起。勾當自家事。諸子曰：家

事幸豐。何用早起。家事皆自家事。豈有分別。老

人曰：不然。所謂自家事。是死時將得去者。吾平

生治生。今日就化。可將何者去。諸子頗悟。持國

果自以殘年。勞心聲酒。不若為死時將去者計

也。公頗病之。貽蘇子瞻書問救之。當以何術。子

瞻報曰：請公試觀能感之性。何自而生。欲救之

心作何形。相此猶不立。彼復何依。正恐黃面瞿

曇亦須斂衽。釋迦譜曰：淨飯遠祖捨國修學

之者耶。張太史明道禱志曰：范蜀公不信佛說

七占世說新語卷之六

十一



○補黃龍寺晦堂老子嘗問山谷以吾無隱乎爾之

義寧州志曰黃龍山寺吳廣武山因以名山谷詮釋再三

晦堂不答時暑退涼生秋香滿院晦堂因問曰

聞木犀香乎山谷曰聞晦堂曰吾無隱乎爾山

谷乃服羅湖野錄曰魯直元祐間丁家

補宋次道家多書

東都事略曰宋敏求字次道隨州平棘人父綬參知政事家藏

書二萬卷敏求官龍圖閣學士劉道原就借觀

宋日具酒饌為主人禮道原曰此非吾所為來

也悉撤去閉閣抄讀旬日盡其書而去宋史曰劉恕字

道原筠州人父奐賴上令恕少穎悟書過目成誦重意義急然諾王安石欲引置三司條例以

不習金穀辭

方正上

補陳尚書

班固漢書曰御史大夫陳萬年子咸見

王莽初封新都侯弒平帝篡漢天下建國號新

僭位十八年誅何武鮑宣班固漢書曰何武字

帝時為御史大夫鮑宣字子都渤海高城人何

武甚敬重焉薦為諫大夫董賢貴幸上書切諫

不附已者宣及何武等皆死喟然歎曰吾可以

逝矣父子相與歸鄉里閉門不出入猶用漢家

王云何元朗讀書不知漢有兩陳咸此陳咸是陳龍曾祖非萬年子萬年子以憂死於成帝時年代大不相嘗

此古世說補卷之六

祖臘或問之答曰我先祖豈知王氏臘乎祖道祭也

臘歲終之大祭也高堂隆魏臺訪議曰王者各以其行盛日為祖墓日為臘漢家以火德王火盛於午墓於戌故以午祖戌臘

○補蘇桓公性彊切而持毀譽士友咸憚之至相語

曰見蘇桓公患其教責人不見又思之三輔號

為大人後漢書蘇章傳曰章八世祖建武帝時右將軍祖父純字相公有高名

○補馬伏波嘗有疾范曄後漢書曰馬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曾祖父通封重合侯

坐事誅故再世不顯援年十二而孤少有大志嘗曰丈夫為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因處田牧至有牛馬羊數千頭穀數萬斛既而歎曰凡貨財產貴能賑施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以

李去名言

李去名言

拜床下不答諸子問曰帝塔貴重奈何不為禮

伏波曰我乃松父友雖貴何得失其序後漢書曰梁松

補王仲回資性方潔疾惡彊豪范曄後漢書曰王

却人哀平間仕州郡王莽時連徵不至劉禹至關中表為左馮翊稱疾免歸後復徵為太子少傅一友人喪親同郡陳遵關西大俠為護喪事

賻助甚豐仲回懷一縑陳於主人前曰如丹此

世說新語卷之六

十六

班昆弟故舊身衣羊裘皮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而通俠客援在交趾以書誡之建武四年隗囂使奉書洛陽歸身漢朝累立戰功拜伏波將軍封新息侯梁松來候之獨

字伯孫安定烏氏人梁統子少為郎尚光武女舞陰長公主

州范曄後漢書曰王

却人哀平間仕州郡王莽時連徵不至劉禹至關中表為左馮翊稱疾免歸後復徵為太子少傅

縑出自機杼。遵有慚色。

班固漢書曰陳遵字孟公杜陵人長八尺餘容貌甚偉略涉傳記贍於文辭請求不敢逆所到衣冠懷之時列侯有與遵同姓字者每至入門曰陳孟公坐中皆震動既至而非因號其人曰陳驚坐云

○補

侯司徒欲與王仲回交友仲回被徵遣子昱候

於道昱迎拜車下仲回下答之昱曰家公欲與

君結交何為見拜仲回曰君房有是言丹未之

許也。范曄後漢書曰侯霸字君房河南密人矜嚴有威容篤志好學師事九江太守房元

治穀梁春秋為元都講建武四年徵霸與車駕會壽春拜尚書令明年代伏湛為大司徒

○補

周太常清潔守禮嘗臥病齋宮妻闕問所苦周

以為干犯齋禁大怒收送詔獄時人為之語曰

生世不諧作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

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東觀漢記曰周澤字穉都少修高節

耿介特立好學問治嚴氏春秋門徒數百人隱居上野不汲汲於時俗拜太常果敢數有直言

朝廷嘉其清廉

○補

魏文帝為五官中郎將賓客如雲邴根矩

獨不往曹公微使人問之邴答曰吾聞國危不

事冢宰君老不奉世子曹公深重其言

南陽宗世林魏武同時而甚薄其為人。不與之

交及魏武作司空總朝政從容問宗曰可以交

未答曰松栢之志猶存世林既以忤旨見疎位

不配德文帝兄弟每造其門皆獨拜牀下其見

禮如此楚國先賢傳曰宗承字世林南陽安眾

不羣徵聘不就聞德而至者如林魏武弱冠屢

造其門值賓客猥積不能得言乃伺承起往要

之捉手請交承拒而不納帝後為司空輔漢朝

乃謂承曰卿昔不顧吾今可為交未承曰松栢

之志猶存帝不說以其名賢猶敬禮之勅文帝

脩子弟禮就家拜漢中太守武帝平冀州從至

難陳羣等皆為之拜帝猶以舊情介意薄其位

而優其禮就家訪以朝政居賓客之右文帝徵

為直諫大夫明帝欲

引以為相以老固辭

夏侯玄既被桎梏

魏氏春秋曰玄字太初譙國

兄也風格高朗弘辯博暢正始中護軍曹爽誅

徵為太常內知不免不交人事不畜筆研及太

傳薨許允謂玄曰子無復憂矣玄歎曰士宗卿

何不見事乎此人猶能以通家年少遇我子元

子上不吾容也後中書令李豐惡大將軍執咳

遂謀以玄代之大將軍聞其謀誅豐收玄送廷

尉于寶晉紀曰初豐之謀也使告玄玄時鍾毓

答曰宜詳之爾不以聞也故及於難

為廷尉魏書曰毓字稱叔穎川長社人繇長子

風仕至車鍾會先不與玄相知因便狎之玄曰

雖復刑餘之人未敢聞命

世語曰玄至廷尉不肯下辭廷尉鍾毓自

臨履玄玄正色曰吾當何辭卿為令史貴人耶卿

便為吾作毓以玄名士節高不可屈而獄當竟

此占世說新語卷之六

劉云其押之木必以故非因交也

夜為作辭。令與事相附。流涕以示玄。玄視之曰。不當。當是邪。鍾會年少於玄。玄不與交。是日於毓坐。狎玄。玄正色曰。鍾君何得如是。名士傳曰。初玄以鍾毓志趣不同。不與之交。玄被收時。毓為廷尉。執玄手曰。太初何至此。玄正色曰。雖復刑餘之人。不可得交。按郭頌。西晉人。時世相近。為晉魏。世語事多詳覈。孫盛之徒。皆采以著書。並云玄距鍾會而袁宏名士傳最後出。不依前史。以為鍾考掠初無一言。臨刑東市。顏色不異。魏志曰。玄格量弘濟。臨斬。顏色不異。舉止自若。

夏侯泰初與廣陵陳本善。本與玄在本母前宴。

飲。世語曰。本字休元。臨淮東陽人。魏志曰。本廣陵東陽人。父矯。司徒。本歷郡守。廷尉。所在操綱領。舉大體。能使羣下自盡。有率御之才。不親小事。不讀法律。而得廷尉之稱。遷鎮北將軍。

劉玄亦似未竟

本第騫。晉陽秋曰。騫字休淵。司徒第二子。無行。還徑入至堂戶。泰初因起曰。可得同。不可得而

同。不可得而。名士傳曰。玄以鄉黨貴齒。本不論德位。年長者必為拜。與陳本母前飲。騫來而出。其可得

郭淮作關中都督。甚得民情。亦屢有戰庸。郭淮

濟太原陽曲人。建安中。除平原府丞。黃初元年。奉使賀文帝踐阼。而稽留不及羣臣歡會。帝正色責之曰。昔禹會諸侯於塗山。防風氏後至。便行大戮。今溥天同慶。而卿最留遲。何也。淮曰。臣聞五帝先教導民。以德。夏后政衰。始用刑辟。今臣遭唐虞之世。是以知免。陳風氏之誅。帝說之。擢為雍州刺史。遷征西將軍。淮在關中三年。十餘年。功績顯著。遷儀同三司。贈大將軍。淮妻

太尉王凌之妹坐凌事當并誅魏略曰凌字彥雲太原祁人歷

司空太尉征東將軍密欲立楚王彪司馬宣王

自討之凌自縛歸罪遙謂太傅曰卿直以拆簡

召我我當不至邪太傅曰以卿非肯逐拆簡者

也遂使人送至西凌自知罪重試索棺釘以觀

與決曰行年八十身名俱滅命邪遂自殺使者

徵攝甚急淮使戒裝克日當發州府文武及百

姓勸淮舉兵淮不許至期遣妻百姓號泣追呼

者數萬人行數十里淮乃命左右追夫人還於

是文武奔馳如狗身首之急既至淮與宣帝司

見認別書曰五子哀戀思念其母其母既亡則無

五子五子若殞亦復無淮宣帝乃表特原淮妻

世語曰淮妻當從坐侍御史往收督將及羌胡

渠帥數千人叩頭請淮上表留妻淮不從妻上

道莫不流涕人人扼腕欲劫留之淮五子叩頭

流血請淮淮不忍視乃命追之於是數千騎往

追還淮以書白司馬宣王曰五子哀母不惜其

身若無其母是無五子五子若亡亦無淮也今

主者書至宣王乃表原之

高貴鄉公薨內外誼譁魏志曰高貴鄉公諱髦

王霖之子也初封鄉縣高貴鄉公好學風成齊

王廢羣臣迎之即皇帝位漢晉春秋曰自曹芳

五六出諸簡而  
盡前後相應叙  
事上拙見矣

討之。王經諫不聽。乃出懷中板令投地曰。行之  
決矣。正使死。何所恨。况不必死耶。於是入白。太  
后。沈業奔走告昭。昭為之備。髦遂率僮僕數百。  
鼓譟而出。昭弟屯騎校尉佃入。遇髦於東。止車  
門。左右訶之。佃眾奔走。中護軍賈克又逆髦。戰  
於南闕下。髦自用劍。眾欲退。太子舍人成濟問  
克曰。事急矣。當云何。克曰。公畜汝等。正為今日  
今日之事。無所問也。濟即前刺髦。刃出於背。魏  
氏春秋曰。帝將誅大將軍。詔有司復進位相國。  
加九錫。帝夜自將。從僕射李昭。黃門從官焦  
伯等。下陵雲臺。鎧仗授兵。欲因際會。遣使自出。  
致討。會雨而却。明日遂見。王經等出。黃素詔於  
懷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今當決行此事。帝遂  
拔劍升輦。率殿中宿衛。蒼頭官僮。擊戰鼓。出雲  
龍門。賈克自外而入。帝師潰散。帝猶稱天子。手  
劍奮擊。眾莫敢逼。克率厲將士。騎督成倅弟濟  
以矛進。帝崩於師。司馬文王問侍中陳泰曰。時  
暴兩雷。電晦冥。

王云千載遺靈  
陳群有慟德矣  
應登云充親親  
魏帝  
王云合數說以  
實玄伯之正  
劉云真方正之  
也神志凜然  
乎云也賦

曰。泰字玄伯。司何以靜之。泰云。惟殺賈克以謝  
空羣之子也。州刺史。克起家為尚書。遷廷尉。晉受禪。封  
魯郡公。文王曰。可復下。此不對。曰。但見其上。未見  
其下。朝臣謀其故。太常陳泰不至。使其舅荀顛  
召之。告以可不。泰曰。世之論者。以泰方於舅。今  
舅不如泰也。子弟內外咸共逼之。垂涕而入。文  
王待之。曲室。謂曰。玄伯。卿何以處我。對曰。可誅  
賈克。以謝天下。文王曰。為吾更思其次。泰曰。惟  
有進於此。不知其次。文王乃止。漢晉春秋曰。曹  
髦之薨。司馬昭聞之。自投於地。曰。天下謂我何。  
於是召百官議其事。昭垂涕問陳泰曰。何以居  
我。泰曰。公光輔數世。功蓋天下。謂當並迹古人。  
垂美於後。一旦有殺君之事。不亦惜乎。速斬賈  
克。猶可以自明也。昭曰。公間不可得殺也。卿更

思餘計。泰厲聲曰：意惟有進於此耳。餘無足委者也。歸而自殺。魏氏春秋曰：泰勸大將軍誅賈克。大將軍曰：卿更思其他。泰曰：豈可使泰復發後言。遂嘔血死。

諸葛靚後入晉。除大司馬。召不起。以與晉室有讐。常背洛水而坐。與武帝有舊。帝欲見之。而無由。乃請諸葛妃呼靚。既來。帝就太妃間相見。禮畢。酒酣。帝曰：卿故復憶竹馬之好不。靚曰：臣不能吞炭漆身。今日復覩聖顏。因涕泗百行。帝於是慚悔而出。

晉諸公贊曰：靚字仲思。瑯琊人。司右將軍。大司馬。吳亡。靚入洛。以父誕為太祖所殺。誓不見世祖。世祖叔母瑯琊王妃。靚之姊也。

補

諸葛思遠初統朝事。蜀志曰：諸葛瞻字思遠。丞相亮之子。亮出武功。與兄瑾書曰：瞻已八歲。聰慧可愛。嫌其早成。恐不為重器耳。丞相人思之。愛瞻甚敏。每朝廷有一善政佳事。雖非瞻所建。倡傳相告曰：葛侯所為也。是以美聲溢譽。有過其實。與董厥並平尚書事。蜀亡。廖元儉蜀志曰：廖化字元儉。襄陽人。歿於國難。為丞相。參軍。以果烈稱。官位在宗預之右。過宗德豔。欲與其詣。思遠許。德豔曰：吾年踰七十。所竊已過。但少一死耳。何求於年少輩。而屑屑造門耶。遂不往。

蜀志曰：宗預字德豔。南陽安衆人。



人為丞相。相簿丞相卒。吳慮魏龔蜀增巴丘守兵萬人。蜀亦益永安之戍。預將命至吳。孫權問曰。東之與西。譬猶一家。而西更增白帝之守。何也。預曰。東益巴丘之戍。西增白帝之守。皆事勢宜然。不足相問。權大笑。嘉其伉直。

○和嶠為武帝所親重。語嶠曰。東宮頃似更成進。

卿試往看。還問何如。答曰。皇太子聖質如初。

晉紀曰。皇太子有醇古之風。美於信受。侍中和嶠數言於上。曰。季世多偽。而太子尚信。非四海之主。憂太子不下了。陛下家事。願追思文武之臨。上既重長適。又懷齊王朋黨之論。弗入也。後上謂嶠曰。太子近入朝。吾謂差進。卿可與荀勗共往言。及顯奉詔還對。上曰。太子明識。弘新。有如明詔。問嶠。嶠對曰。聖質如初。上默然。晉陽秋曰。世祖疑惠帝不可承繼大業。遣和嶠荀勗往

王云肯頭亦未可保

觀察之。既見。勗稱歎曰。太子德更進茂。不同於故。嶠曰。皇太子聖質如初。此陛下家事。非臣所盡。天下聞之。莫不稱嶠為忠。而欲灰滅勗也。按荀顛清雅。性不阿諛。校之二說。則孫盛為得也。

晉武帝時。荀勗為中書監。虞預。晉書曰。勗字公曾。穎川穎陰人。漢司空爽曾孫也。十餘歲。能屬文。外祖鍾繇曰。此兒當及其曾祖。為安陽令。民生為立祠。累遷侍中。

中書監。和嶠為令。故事。監令由來共車。嶠性雅正。

常疾勗諂諛。王隱。晉書曰。勗性佞媚。譽太子出匹也。後世若有良史。當著佞倖傳。後公車來。嶠便登正向前坐。

不復容勗。勗方更覓車。然後得去。監令各給車。

自此始。曹嘉之。晉紀曰。中書監令常同車入朝。

至和嶠為令。而荀勗為監。嶠意彊抗。專

王云此故是長與方正之紀不得云強抗

批點世言補卷之六

軍而坐乃使監令

武帝語和嶠曰我欲先痛罵王武子然後爵之

嶠曰武子雋爽恐不可屈帝遂召武子苦責之

因曰知愧不晉諸公贊曰齊王當出藩而王濟

廣公主共入稽顙陳乞留之世祖甚患謂王戎

曰我兄弟至親今出齊王自朕家計而魏德王

濟連遺婦入來生哭人邪濟等尚爾况武子曰

餘者乎濟自此被責左遷國子祭酒

尺布斗粟之謠常為陛下耻之漢書曰淮南厲

也。有罪文帝徙之於蜀不食而死民作歌曰一

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

容贊注曰言一尺布帛可縫而共衣一斗米

粟可舂而共食况以天下之廣而不相容也

人能令疎親臣不能使親疎以此愧陛下

山公大兒著短恰車中倚武帝欲見之山公不

敢辭問兒兒不肯行時論乃云勝山公晉諸公

該字伯倫司徒濟長子也

雅有器識仕至左衛將軍

齊王問為大司馬輔政虞預晉書曰問字景治

長謙約好施趙王倫篡位問起義兵誅倫拜大

司馬加九錫政皆決之而恣用羣小不復朝觀

遂為長沙嵇紹為侍中詣問咨事問設宰會召

葛旟齊王官屬名曰旟字虛旟齊王從事中郎

劉云直自魏其矮耳不足言勝

與董艾等專執董艾等弘農人祖遇魏侍中父

七占上卷有卷之六

王云中散見故  
自不凡

綴祕書監艾少好功名不修士檢齊王起義艾為新汲令赴軍用艾領右將軍王敗見誅共  
 論時宜。旗等白。問嵇侍中善於絲竹。公可令操  
 之。遂送樂器。紹推卻不受。問曰。今日共為歡卿  
 何。卻邪。紹曰。公協輔皇室。令作事可法。紹雖官  
 卑。職備常伯。操絲比竹。蓋樂官之事。不可以先  
 王法服為伶人之業。今逼高命。不敢苟辭。當釋  
 冠冕。襲私服。此紹之心也。旗等不自得而退。

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卷之六

